

影子的聯想

影子是光的銘刻。

桂花落了，厚重灰沉的雲層層疊疊地壓在天邊，雨密密麻麻地下著，打在傘上劈裡啪啦的，街邊排列的路燈暈出昏黃的光。我在小巷裏左穿右插，幾個小孩穿著亮黃色雨衣嘻嘻哈哈地踩踏著對方的影子。昏暗天氣中拉長的影子被打濕，隨著動作不斷收放著，濕潤空氣中瀰漫著有些粘膩的桂花香氣。普魯斯效應告訴我們：氣味能引領我們回到過去。如果說氣味是催化劑，光是原料，那麼影子就是時光機。

生活中有太多材料，太雜，但獲得最重要的光和影，就能施展這個神奇的魔法。

影子是光的鏤刻。當光從不同角度溜進來，沿途便被削下些，造成那一刻獨一無二的影子。儘管那黑乎乎的影子只一團柔軟地臥在地上，乖順地跟在每人身後。但這柔軟的影子也有些神奇的能力：一點玄青被鋪開，細細鏤刻，便能顯出這世間萬物。

影子在傍晚時刻是最為招人的。當太陽滑落山坡，當陽光繞過晚霞，當吸滿金黃的雲朵溢出流光，那燦爛耀眼的光穿過淺薄柔軟的雲層時，影子便好像呼應著他那不可或缺的夥伴——光。他們自混沌中誕生，就是這塵世間最親密無間的朋友，也是最不可相容的敵人：有光才有影。光消滅影，影吞噬光。或許是看到熟悉的夥伴，又或許是想在傍晚時分也伸個懶腰享受晚霞的極美，影子總在這時拖長身子，這時候的它往往是一天中最精緻的，被暖融融的傍晚綫束細細刻出，好像明鏡一般，你可以在其中看見或是自己，或是他人的身影甚至情緒。

那高高跳起的雀躍少年是手舞足蹈的，那垂垂老矣的遲暮老人是佝僂的，那筋疲力盡的樸實工人是微微駝起的——從那身後鏤刻出的，看上去似乎不起眼的影子，我總能借此聯想到他們的一天，那手握著紙張，垂頭喪氣的學生背影是否今天考試成績不佳？那手握著手，緊緊依靠的背影是否熱戀中的情侶正甜言蜜語著？那被年輕人細心攙扶著的佝僂背影，是否與晚輩共用天倫之樂的老人？

看著光的鐫刻，我總熱切地想像著：是我們創造了影子，抑或是影子改變了我們？

老人總愛低頭，大人說這是因為他們老了，脖子使不上力，也許是一世的勞累和奔波壓彎了他們的脖頸。他們總愛盯著那平平無奇的地面，小時候的我也愛，因為外婆家沙塵滾滾的土地能看見開的燦爛的小花，枯黃耷拉的小草和一系列一列的螞蟻。但外婆從不在意這些，她只坐在搖搖晃晃的籐椅上，有些渾濁的眼盯著地上的影。

有什麼好看的？年幼的我總是這樣想，那黑乎乎的，不帶一絲色彩的影既不會像地上的小花一樣擺動，也不會像螞蟻一樣遊走。只是那時的外婆只靜靜看著她的影，不僅她，也有我的。

外婆的影和我的並不同，當田間清風吹過時，它依然是儼然不動的，緊緊貼在地上，有些扁平的頭垂著，影也勾出個圓潤的邊緣來，在外婆緊抱著披肩處滑落。外婆偏過頭，輕輕哼著首不知名的小曲，這是她年少時的最愛，搖椅咯吱咯吱地響著，影也張著口，有些朦朧的邊緣一張一閉。而我的就沒這麼聽話了，在我嘻嘻哈哈的上躡下跳中，影也四面八方地移動著，隨著我的動作扭動，肆意撕開一片片光芒。當我靠在外婆身上時，它也不能安定下來，手肘處的曲綫不斷變大又縮小，只在我靠著外婆的地方勾出個小山脈來。偶爾我也會笑鬧著問外婆：「外婆，你為什麼總是看著影子？裏面有什麼你想要的東西嗎？」但外婆卻只搖搖頭，嘴角噙著微笑道：「不一定要喜歡才緬懷。」

不喜歡的東西又有什麼值得緬懷的呢？我想。

後來在城市中讀書，看的人多了，不知為何也有了看影的習慣。或許在色彩繽紛的世界中游走太久，沉澱下來，便格外愛看那年幼時不屑一顧的影，只有純粹的黑。但只有那願意細心觀察這無趣的影的人才能發現，即使是堅定的蒼松，它的枝葉也會擺動。即使是盤根錯節如蜘蛛網的榕樹，它的根鬚也會搖晃。影子是靈動的，總在那願意傾聽它的人面前訴說心聲。從它的聲音中，我聆聽到過去，影子像一個年老的智者，指引著每個人的過去與未來。看見那還帶嬰兒肥的小孩，

看見那臉上溝勒橫行的老人，看見那肆意妄為的少年，影總細細訴說著他們的故事。鋪開的那抹玄青是智慧的，它承載過錦綉河山的壯麗，也獨自度過盛著皎月光輝的寂寞夜晚，更見證著這漫漫時代的迅速變遷。它並不多言，只靜靜的等待一個時機，娓娓道出那千萬年來的衷腸。

每一抹光都刻出影的一個獨特棱角，無法複製。小孩的過去是直來直往的，他的影也總是躍動著的，當開心時他的影總在手肘處呈直綫，高高舉起，而傷心時耷拉著，手臂彎折，縮成一團。少年的過去是鷄飛狗跳的，青春期的躁動從那扭捏的影子中清晰可見，它在憤怒時似乎也和平時沒有區別，但那緊握著的拳頭所勾勒的起伏曲綫卻暴露了他。害羞時影是瑟縮的，手臂緊張地交叉，放在背後，影便只顯出手臂那處半圓的模樣。老人的過去是曲折的，他的一生長的多得多，身上聚集的光多了，影便格外的漫長，當中所屬的情緒也越發難探。但他回憶時，影往往是幾乎靜止的，腦袋一點一點的。

而那未來作為未來，自然難以窺探。影子也只能模糊告訴你些許，小孩的未來滿是期許，年幼時定下的夢想要一生實行。少年的未來滿是迷霧，人生的岔路口該何去何從？老人的未來滿是懷舊，年輕時的一次次莽撞都充斥懷念。無論是挫折帶來的失落或是失敗帶來的錯愕，都會將我們的影子鐫刻得越發細膩：使它堅韌，變得安穩、不浮躁。

從影子中聽的故事越來越多，外婆的謎團自然也解開了：原來不是過往美麗才值得緬懷，而是正因為那些不完美的過往，那些讓我們不甚快樂的瞬間，才拼湊出現在的我們，鐫刻出獨屬於我們的影子。而這些不美好，正使我們從過往中一往無前。

再當清晨的風拂過田野盛放的油菜花時，我會看見外婆瘦小的身軀在日光下拉出巍峨的影，緊緊繫著的丸子頭上落著幾抹鵝黃，腰間有些鬆垮的襯衫被風吹的鼓起。那一刻，我好像看見了年少時的外婆。影在風中舞動，外婆的影子中又存著什麼過往呢？會是童年時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的光輝，抑或是少年時彷徨的貧瘠生活的陰影？它是轟轟烈烈或是平平淡淡？當那金黃的油菜花擺動，將襯衫

染的微黃時，外婆又從自己的影中尋到什麼？她是感到愜意或後悔？當我在金色海洋中暢遊的時候，外婆看見我那頭髮飛揚，瀟灑欣悅的影子，她又會找到什麼？在那老伯拉著同樣年老的大黃狗時，在那婆婆在河邊漫步時，在那年幼的小孫女纏著祖父母問為什麼時，他們又從影中望見什麼？當中含著的，是那些細碎的光輝或黯淡的歲月？

透過那薄薄的，不起眼的影，你又能在其中看見什麼？

年少時人總不會低頭，也從不回頭。少年是高傲的，只高揚著頭顱，義無反顧地朝著四散的光前進，那光是虛渺的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但夢想高掛在那遙遠的天空，在那不知何時才能到達的光的盡頭。那距離很遠很遠，而少年們往往窮盡一生，從幼年時候的牙牙學語，踉踉蹌蹌，到後來青年時候的大步前行，意氣風發，再到老年時的步履維艱，蹣跚前行。影的模樣改了又改，我們的相貌也變了又變。終其一生，我們都在不斷追尋著，沿著閃爍光亮的方向，砥礪前行，儘管荊棘遍佈也從不後退。沒有人會知道路上會有什麼，或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，或許是一個又一個的遺憾。但每個人都知道光的盡頭處是什麼，才能在這好像沒有終點的路途中頂著一個個碎石或風暴的襲擊，於身後銘刻下一段段時光，鐫刻下一條條邊緣。但待老年時，卻又總愛低下頭，回望那截然不同的影。年少時滿腔的熱情和憧憬撐起單薄的身軀，將那影襯的格外魁偉高大。老年時候卻不免偻瘦弱起來，影也往往是彎腰曲背的。年少所追求一生的事物都存在這咫尺之間，記憶好像很近，近到只一彎腰伸手，就能碰到那影。但也好像好遠，遠到當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或許早已風塵已久。

影是光的銘刻，像一個埋藏於漫漫時間長河之間的寶箱，一樁一件都可以從中找出。無論是最不起眼的鷄毛蒜皮，抑或是驚天動地的人生大事，它都一視同仁的鎖在其中。在那看上去混沌一片的影中，潛藏著每個人的一生、一世。至於那千年中的一二往事，也存於這影中，像點播機般，每個棱角都是時間用心鐫刻的按鈕，只要目光一觸即，便開始播放那一刻的點點滴滴，喚醒你的記憶，坐上那黑漆漆的時光機回到過往。

當然，作為一個上了鎖的寶箱，即使影會告訴那願意傾聽的人些許過往，也只能瞭解很少，那是時空隧道中的一顆碎石，拋磚引玉，告訴你你該回到自己的道路。沉醉過去便會迷失現在。從時光信箱中取出影給予的過往，我們便要帶著這些信件，順著影子的指引，向與影相反的路不回頭地前行，朝著光的方向邁進。至於那些難忘的過去，在艱辛的路途中窺探一二就好。

所以，請勇敢的去吧，不要回頭的向著光的方向走吧。不要讓群星的光輝掩蓋了你的光芒。既然生來想要比太陽更熾熱，便要奮力到達更高更遠的地方。

雨還淅淅瀝瀝地下著，天邊的雲層卻已漸漸散開些許，細細的光束透出，像雨般直直落下，破開地上的影。巷子的盡頭處蓄滿了流光，在地面積水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我望著孩童稚嫩天真的面孔，他們幼小的影子在夜空下跑跳著，慢慢地，一點一點地靠近……和我如今安靜的影重疊。良久，我笑了笑，重新踏上腳步，頭也不回地朝著巷子盡頭走去——那是光的方向。

這條路還有好遠，好遠。